

A Study of The Suffering Figures in *The Assistant* By Bernard Malamud

Etude de la figure souffrante dans *Le Commis* de Bernard Malamud

伯納德·馬拉默德的《夥計》中的受難形象探析

Han Feiwu

韓飛武

Received 1 July 2005; accepted 4 August 2005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auses of the suffering figures of Bernard Malamud's *The Assistant* from angles such as Jewish 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uffering figures in *The Assistant*, we find that the Jews don't suffer for themselves but the whole human beings. Hence, the suffering figures in his fictions not only have the feature of Jewishness but also universally symbolic meaning.

Key Words: The Assistant, suffering, Bernard Malamud, Study

Résumé : L'article présente les raisons de la figure souffrante de *Le Commis* (*The Assistant*) écrit par Bernard Malamud sous les angles de la culture, de l'histoire et de la société juives. A travers l'analyse de cette figure souffrante, nous trouvons que Bernard Malamud écrit un thème de souffrance. Le peuple juif, bouc émissaire de l'histoire, souffrent en effet pour toute la humanité. Le thème de souffrance est continuellement enrichi et développé dans l'oeuvre de Bernard Malamud. En apprenant aux Juifs américains comment ils peuvent se sauver avec leur propre croyance religieuse, Malamud propose la délivrance des non-Juifs. Par conséquent, la figure souffrante dans son oeuvre est dotée non seulement d'une caractéristique juive, mais aussi d'une portée symbolique universelle

Mots clés: *Le Commis*, la souffrance, Bernard Malamud, l'étude

摘要 本文從猶太受難的文化、歷史和社會根源探討了馬拉默德的《夥計》中的猶太受難形象，通過分析馬拉默德的《夥計》中的受難形象，我們發現猶太人不是為自己受難，而是為整個人類受難。因此，馬拉默德筆下的受難形象不僅具有“猶太性”，還有普遍的象徵意義。

關鍵詞: 《夥計》；受難；伯納德·馬拉默德；探析

1. 序言

伯納德·馬拉默德(1914-1986)是美國當代著名的猶太作家之一，被譽為“猶太味”最濃的作家。他一生共發表了六部長篇小說和四部短篇小說集，其中195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夥計》被公認為是其代表作。小說描繪了屢經苦難的猶太移民在美國的生活歷程，反映了馬拉默德“人人都是猶太人”，“猶太教體現人類精神文明”的思想主題。許多評論家認為《夥計》是馬拉默德最成功

的作品，在此之後，“他再也沒有在形式的完美、藝術的集中以及人物的塑造上超越其在《夥計》中達到的高度。”¹ 馬拉默德也因此書深刻的思想價值和卓越的藝術成就而榮獲美國全國文藝學院頒發的“羅森塔爾獎”，奠定了他在美國文壇上的地位。

馬拉默德選擇苦難這一創作主題與他的成長經歷及其所處的歷史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繫。

¹李踐.“痛苦、愛和希望—讀伯納德·馬拉默德的《夥計》[J].
外國文學, 1999 第1期 91頁.

他出生于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個貧寒的俄國移民家庭，在大蕭條時期長大成人。布魯克林區窮人的苦難激起了他無限的同情並在他的記憶中留下了磨滅不掉的印象，他決心以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忠實記錄自己所熟悉的窮人和他們的不幸遭遇，因此他筆下的主人公多數是在苦海中掙扎著的普通猶太人。這些人沒有根基，困惑迷茫，生活中儘是失望和挫折，然而他們依然苦苦尋求生活的真諦，熱切地嚮往幸福。他們雖是人生追求的失敗者們，但卻以忍耐精神、苦鬥精神和犧牲精神忍辱負重，承擔義務，變失敗為精神和道義上的勝利，從而導出了他小說中的受難文學主題。

2. 猶太人受難的文化背景

受難是猶太人生活中一個永恆的因素，這與猶太民族的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繫，以希伯來《聖經》為代表的希伯來語文學是猶太文學的經典部分，而受難正是《聖經》的一個重要主題，很多《聖經》典故都隱含著這一思想主題，譬如，亞當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園，上帝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懲罰：他們不僅同遭世俗的各種苦難，亞當還要受勞役之苦，夏娃須忍生育之痛。《舊約》中的“約”字就是“契約”之意。猶太教的傳說講道：亞伯是以色列的先祖，娶撒萊為妻。受神的啟示，他去了哈蘭(Harran)。後來，上帝令他離開家園，尋找新的土地並許給他榮譽、土地、子孫後代。但在此之前，他必須經歷種種磨難並作出犧牲。亞伯遵從“上帝的旨意”移居迦南(Cannan)。他以自己的虔誠贏得了上帝許給他的一切，成為“以色列之父”。上帝同亞伯立約確定了猶太人的“選民”地位。以猶太教為傳統宗教的猶太民族深受《舊約》的影響，他們深深領會並接受了《舊約》裏關於受難的內涵，作為上帝的“選民”，他們認為他們是在為人類贖罪而受苦，現世的磨難是上帝對猶太人的特殊考驗，是獲得人生真諦從而達到道德昇華的現實體驗，將來某個時刻，上帝會拯救他們出苦海。這一傳統觀念在猶太人當中世代相傳，滲透了這個流浪的民族。猶太作家，無論信奉猶太教與否，都無可避免地受到了這個傳統觀念的影響，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受難是一個重要的文學主題，在這一方面，馬拉默德的小說尤具代表性。

3. 猶太人受難的歷史根源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園之門》中說道：“受難是地道的猶太主題，這個主題是從猶太人大量最淒慘的歷史經歷中提煉出來的。”（莫里斯·迪克斯，1985：49）西元前 586 年，猶太國被巴比倫攻破，居民被掠往東方的巴比倫達 50 餘年。西元前 3 世紀，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後，許多猶太人流亡到希臘化國家。西元 70 年代以後，被羅馬帝國征服的猶太人不得不離開故國家園，從那以後，絕大多數猶太人一直顛沛流離，寄人籬下，到處受歧視、虐待和迫害。沙皇俄國對猶太人的壓迫，二戰期間希特勒對猶太人進行的滅絕種族式的大屠殺都極端殘忍，駭人聽聞。猶太民族慘烈的歷史際遇使包括馬拉默德在內的所有猶太人對受難有著比其他民族更為深刻的認識。以色列歷史學家阿巴·埃班曾指出：“從數世紀的情況來看，隔離和剝奪財產——西方國家交替使用的兩種暴力就是生活在基督教西方的猶太人的歷史見證。（阿巴·埃班，1986：133）所謂“隔離”就是指基督教西方國家的統治者在一個城市中劃定一條街或一個街區，作為強迫猶太人居住的法定地區，史稱“格托”。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限制猶太人的發展，把猶太人從政治、經濟、社會及生活等所有方面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使之成為“邊緣人”。“格托”就是貧民窟，環境極為惡劣。猶太人就在這種貧困骯髒擁擠的環境中頑強地抗爭著，明知自己命運多舛，卻又不失信心和希望。在猶太文學中體現這個特點的典型人物叫做 Schlemiel，指憨厚善良，沒有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經常遭受命運的捉弄，被人欺侮的小人物。這種人雖然身處逆境，經常碰壁，但卻善於自我解嘲，面對困難、挫折和痛苦，一笑了之。實際上，Schlemiel 就是受難者的代名詞，馬拉默德所塑造的人物中就有不少屬於這個類型。

4. 《夥計》中的受難形象

《夥計》(The Assistant, 1957)是馬拉默德的主要作品之一，這部作品以另一種形式表現了受難形象，那就是在忍受個人生活的苦難和內心的磨難的同時，人的靈魂在不斷嚮往一個新的精神家

園。小說中的莫里斯·鮑伯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鮑伯是猶太移民，是一個在生活苦海中頑強掙扎的普通猶太人，他在紐約布魯克林區開了一家雜貨店，它的生意因受街角處的一家熟食店的影響日益蕭條。義大利裔青年弗蘭克·阿爾平參與了對雜貨店的搶劫並強姦了鮑伯的女兒海倫。弗蘭克那沒有徹底泯滅的良心促使他不安和後悔，他後來到鮑伯的店裏做店員，不拿工資，只要食宿，幫助鮑伯打點可憐的生意。鮑伯的善良感動了弗蘭克，他最後皈依了猶太教，接受了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小說出色地刻畫了一個心地善良、富於同情、忍受生活煎熬的誠實的猶太人鮑伯的形象。他有一種感染弗蘭克改過自新的“猶太人氣息”。鮑伯是猶太受難的典型，受苦是他的生活的主要特徵之一。他是在為人類贖罪而受難，這是他善的本性的一部分。倘若不善良，他早已像鄰居那樣在物質生活方面富裕起來了。小說令人信服地表明，鮑伯在生意上雖然失敗了，但他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卻取得了成功。弗蘭克在他的影響下浪子回頭便是這種成功的最好的佐證。馬拉默德選用了大量猶太民間素材，並用一種具有雙重用途的荒誕性諷刺把它表現出來，收到了悲觀和樂觀兩種情緒、絕望和希望兩種心理狀態相互作用而達到某種平衡的精妙效果。“鮑伯極像猶太民間文學中那種一再跌倒但總是努力站起來再試試運氣的傻瓜式人物，他知道自己命運多舛，卻又充滿信心和希望。”² 《夥計》中另一個受難人物就是弗蘭克，他在同鮑伯一家一起吃苦受難過程中，從一個搶劫犯變成了挑起鮑伯家生活重擔的人。為了贖罪，他努力工作。鮑伯死後，他拼命支撐著日益破敗的雜貨店，白天打點生意，晚上到一家咖啡店打工，把自己微薄的工資用來貼補雜貨店的開支，他全然一幅疲憊的僕人模樣，他的表現愈來愈像鮑伯。仿佛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後來他行了割禮，逾越節後成為了一名猶太人。弗蘭克的行為感動了海倫並贏得了她的愛情。在小說結束時，弗蘭克確實懂得了“猶太人”的寓意：“猶太人的生活目標就是受苦。誰遭受的苦難最嚴重，堅持得最長久，誰就是最好的猶太人。”（伯納德·馬拉默德，1978：105）弗蘭克在贖罪和努力獲得海倫的愛情時，就是在受難和作

出犧牲，他最後的皈依具有象徵意義，表明他吸收了猶太人的受難思想，接過了猶太人的受難傳統。弗蘭克加入猶太人的隊伍，是因為他學習繼承了鮑伯的一切特點。小說強調人經歷磨難，可以獲得人生真諦，從而達到道德昇華，表現了苦難中蘊藏著蘇生力的觀點。馬拉默德在作品中致力於受難形象的描述，這顯示了一種固存在作家內心深處的猶太意識，因為受難是猶太民族永遠的伴生要素。作為世代流浪的民族，猶太人渴望建立自己的祖國，渴望獲得一個精神的家園。追尋精神家園也許是人類的一個永恆的主題，但對於猶太人來說，這種探索似乎特別沉重。作為一個具有強烈“受難意識”的民族來說，他們強調探索中必須遭受種種身心的磨難，他們也勇於承受這些磨難，並從這些磨難中站起來。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從某種意義上講，“選民”的內涵就是追尋、受難和勇於承受苦難的精神。猶太意識作為一種原生質始終存在於馬拉默德的心靈深處，在作品中他不但通過具象化的運思方式直接把猶太人的受難作為文學的表現重心，他還沉重地指出，放棄猶太人的身份，不僅會造成個人的不幸，而且還會給整個猶太民族帶來災難。在《夥計》中，弗蘭克本是一個異族青年，是一個搶劫犯，然而在猶太人鮑伯的感染下，他皈依了猶太教，成為了一名具有受難精神的猶太人，成為了支撐鮑伯家庭的人，這充分體現了馬拉默德心中的猶太情結，體現了作家本人對本民族文化傳統和文化價值的依戀。

5. 結語

馬拉默德作品中的受難形象雖然都是猶太人，但他們卻具有普遍的象徵意義。馬拉默德曾說：“人人都是猶太人，只是他們不知道而已。”“就我個人而言，我運用猶太人作為人類生存的悲劇性經歷的象徵，我極力把猶太人看作是普通人。”（伯納德·馬拉默德，1978：195）所以馬拉默德不僅僅是寫猶太人，而且也是寫普通人，他把猶太人作為人類的代表，在猶太性和普通性之間建立一種內在的聯繫。《夥計》中的店主鮑伯在經濟上、在現實生活中永遠不是一個成功者，但他卻似乎樂於受苦受難，不僅如此，他的精神還影響了異族青年弗蘭克，使得弗蘭克最終成為這個

²鄒智勇.論當代美國猶太文學的猶太性及其形而上性[J].外國文學研究,2001 第四期 38 頁.

“猶太之家”的一員。在弗蘭克與鮑伯家族的結合中，馬拉默德隱喻了“人人都是猶太人”的思想，實現了其道德寓意的昇華。馬拉默德將猶太人的受難作為自己創作的主题不僅在小範圍內揭示了猶太民族的受難情況，同時也在更大範圍內反映了當代西方社會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因而具有普遍象徵意義，正是這個原因使得他的作品備受讀者喜愛，使得他成為當代最有影響的美國猶太裔作家之一。

參考文獻

- [1] 莫里斯·迪克斯. *伊甸園之門*[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85.
- [2] 阿巴·埃班. *猶太史*[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

[3] 傅少武: 論 20 世紀西方文學中“猶太化”現象[J]. *國外文學*, 1997 年, 第 3 期第 45- 49 頁.

[4] 錢滿素. *美國當代小說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5] Bernard Malamud. *The Assistant*[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8.

[6] Jeffrey Helterman. *Understanding Bernard Malamud*[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5

作者簡介: Han Feiwu(韓非武),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

學院 2004 級英語語言文學研究生。(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2004 級英語語言文學研究生信箱, 中國湖北武漢, 430079)

E-mail: hfw_122@sina.com